

禮記大全

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87)	
函號	別 3	1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五

王制第五

五尊文庫

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
令博士諸生作次三嘉徐氏曰王制一書叙
王所以經綸天地之綱制大經而為萬世法程
者也其書推明班爵制度講若畫一祀養老
之義其立國之所紀綱制度講若畫一祀養老
相踰越三代所享國長久雖有辟王而不
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周衰上無道揆
下無法守諸侯慢其經界以墾先王之制
多矣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以墾先王之制
子僅聞其畧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典籍
而班爵祿之制孟存者自秦變井地為阡
陌壤封建為郡縣而王制所為作也
掃地此漢儒思古而王制所為作也

禮記卷之五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凡五等

孟子言君一位凡六等○疏曰五等虞夏周同殷

三等公侯伯也長樂劉氏曰王制者當立法度節制財

用安天下之民使不陷於凍餒故曰王制也易曰地有上下天之有象地有陰陽民有君臣

等以佐佑陳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其中於民也
天子之祿也至中於民也
則無貴祿則無貴祿
內制祿內制祿
有崇卑有崇卑
先爵而後祿先爵而後祿
制此先祿制此先祿
後無有餘後無有餘
也祿諸侯也祿諸侯
也由諸侯也由諸侯
之德純之德純
必純必純
者天者天
五服五服
已孟已孟
同孟子同孟子
位中位中
制爵制爵
必言必言

之也制爵祿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祿則以農田為差制王公卿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為視制爵之祿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爵者必非有爵而先以爵而先以祿也所施非特有人在官非有爵也而其祿有差則祿之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祿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

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里以衰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也後章言方千里者為田九萬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衰計者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為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為賦祿之制此所以為均平也馬氏曰晉天子則兼有之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祿畿內之臣也千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夫天子之田必以千里者指也蓋不千里其本大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里也蓋不千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於

伯則又有殺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甲而子亦
 如之法計之七十里計之五里蓋五里者以開
 者以開方之七十里計之五里蓋五里者以開
 也○五峯胡氏曰分天有百里有德有七十里者以
 敢以五天里自私於是有百里有德有七十里者以
 能五聘王巡狩述國之制焉於是有百里有德有七
 小聘王巡狩述國之制焉於是有百里有德有七
 雉邑之位甸縣都之制焉於是有百里有德有七
 井乘之位甸縣都之制焉於是有百里有德有七
 萬乘之位甸縣都之制焉於是有百里有德有七
 是郡縣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制焉於是有百里有
 而定志矣述職之禮廢上制亡情不易之法焉於
 勝言者矣述職之禮廢上制亡情不易之法焉於
 法則乘夫家之制焉於是有百里有德有七
 於農生食者衆而公以私困窮矣又曰農制安萬
 制侯國也食者衆而公以私困窮矣又曰農制安萬
 親附國也食者衆而公以私困窮矣又曰農制安萬
 諸侯高城深池衛中夏禁禦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
 其欲而廷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安得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

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言王朝有位者之田亦與孟子不同○方氏曰

三公而下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

差元士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不言中士下

士則視附庸惟上士也采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

附庸王所以制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內外

分田之法所以制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內外

列國之君則入為王朝之臣外者蓋先王之制也

三侯以列國而相于周亦稱公故畢公為保也內為

祖齊式遄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入為內諸侯所

禮記卷之六

王制第五

四

武公入為周正蓋畿外諸侯之祿視外諸侯而先王所以
曰我周之此所以內諸侯之祿視外諸侯而先王所以
也內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制
地二附庸七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而元士三等亦
視附庸而受田
分去聲
食音嗣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
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
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此言庶人之田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肥饒者為上
農瘠瘠者為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府史胥徒之

屬皆庶人之在官者其祿以農之上下為差多者
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隨
其高下為五等之多寡也
君則治於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坐而食以農夫而制
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
家亦授之田所以周官之所謂官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
又授之田所以周官之所謂官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
一夫授之田所以周官之所謂官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
馬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饒之異計其為一歲
以食人九之數或寡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
食六人者為中農夫可五農夫者為下農夫則其
大畧不謂官田是也而巳府史胥徒之類有五等之
所不謂官田是也而巳府史胥徒之類有五等之
下以農為差則多寡不可得過食九人之祿而存乎法
得下以農為差則多寡不可得過食九人之祿而存乎法
畝之糞者蓋分之祿可知此言百畝之法以治之而存

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
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言大國也視上農夫者得食九人之祿也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
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
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

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
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朱子曰孟子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
可考闕之可也○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
上多寡同於大國可知亦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
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
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
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
所以多寡或同或異也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
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
差等上馬不至於過制下馬不至於不足諸侯分田雖多祿各殺
士享百畝之務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
有餘而亦不至於不足其諸侯分田雖多祿各殺
以一則無多邑喻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祿各殺

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異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煩聘並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鄭云爵位同則小國在下謂二人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爵異固在上者謂若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位於大國大夫之上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宋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有三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為異哉蓋使之

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於亂次其辨上下定
民志者固如此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
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
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
畿內之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

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

閒田

鄭注畿內九大國者三為三公之田又三為三公
致仕者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也次國二十一
者六為六卿之田又六為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
為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也小國六十三

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并大夫致仕之田共五十四
餘九亦待封王子弟也三孤無職雖致仕猶可即
而謀故不副愚意此無明證皆鄭氏臆說况周制
六卿兼五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名之支子
在周者皆世爵祿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能盡有
所封也○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
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
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
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
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石梁王
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

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嚴陵方氏
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
之類蓋互言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
曰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
封於內則不以盼馬所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
之故曰於內則不以盼馬所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
之使食祿而已故曰盼

侯之附庸不與

與去聲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
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為王圻容九
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為千
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

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
○石梁王氏曰註引千八百國之說謂夏制要服
內七千里與五服五千之言不合

共音恭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
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方氏曰以
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
所稱不為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為一人之御疑
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為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
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已則欲其難致

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為御也要之以共官為
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也要之以為御為主耳
馬氏曰官者官爵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
近地之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
故取千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

卒子忽反

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
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

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

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為
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嚴陵方氏曰方伯
中八州居外各設一方伯馬長言其足以長人也
所謂比長之師亦若爾帥言所帥者非特長而
止而非已所謂師帥也所謂黨正之正亦若爾帥
長也必謂之伯則已所謂成德稱之正亦若爾帥
非夫能長人然後當之故衆能帥衆然後能帥
爾於一伯然後其德成也馬故二伯之如也故曰
也蓋八伯之屬也天子之伯又二伯然二伯又謂
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然二伯又謂之八伯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者以其年故也先王衆建諸侯而設天子伯連帥之職
有嘉徐氏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天子伯連帥之職
或嘉徐氏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天子伯連帥之職
聘之數悉使以封之聽命於侯而缺然無所紀綱於其間
王舉天下以相吞而諸侯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綱於其間
則強弱有以相吞而諸侯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綱於其間
治之策也蓋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關諸
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其所謂褒表功德關諸
方氏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為方千里矣王畿千
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
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其最遠最近則
綏要之服在其中矣李氏曰采於荒服為極遠九州舉內以
見外四海舉
外以包內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註獨

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

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倍大夫而三之也

道於建官之數每準於陽馬后治陰德亦天子理之

數者特從夫而巳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

其事詳而分夫而巳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

官言之大宰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十有九人

以陽數窮於九故止八相倍元士知而此不言者

律終於八十一數故止八相倍元士知而此不言者

簡職之卑者益衆故三公所以論道經邦佐天

子理萬幾調萬化國有大事而有大論道經邦佐天

則有卿馬等而下之或典禮樂或任簿書此九卿

也夫三倍於公人大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大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

馬氏曰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
之中又有三孤馬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
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則又三卿之屬馬下大夫五

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傳其伍即下大夫五人也陳其殷即上士二十七人也有上中下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士亦有上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宋嘉徐氏曰親諸侯聖人觀地五上有水之象為之非其不維也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賢建德與之共理其非私其力以御之有道聖人所以與諸侯外諸侯不謂侯也其有輕重而更試觀其內所以與諸侯外諸侯不謂侯也而諸侯每歲貢之卿命于天子入為之諸侯不謂侯也其有輕重而更試觀其內所以與諸侯外諸侯不謂侯也

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

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使有常職豈可遣乎不然則特命也嚴陵方氏曰一方其權實重馬天子不可不為之防每國三一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為之若書所謂三公同義不使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若書所謂三公同義雖大夫固足制於方伯故也若書所謂三公同義任以總其外則異馬○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

之微意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畿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然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也
曰內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馬經亦曰諸侯世而巳外諸侯大夫不世爵蓋謂是矣○石林葉氏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爲諸侯也內以世祿爲主而外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非世爵爲主而不賢亦止於大夫祿然則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亦在內之世爵也

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卷音萃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制者言三公命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衮若爲三公而有加衮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例當然故云若有加則賜也人臣無過九命者大宗伯再命受服與此不同○馬氏曰三公衮服有降龍無升龍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而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也設官之制其爵以五其命以三自上公九命至於子男五命品級異等而不可亂自上公衆冕侯伯鷩冕至於子男毳

冕儀章異數而不可越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司服自公之服至子男之服所以正名分而章其命也故常論衣服之制自黃帝所以舜取諸乾坤以爲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爲上下之服非私自創立之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官文采物色靡一不備而臯陶謨於一身以照臨百以命有德謂之天如天之造地設不可紊也大夫之其章數則同於王之而流數則異故上公之衮無升龍而旒數則以九故自其流數則異故上公之衮無與王同而得純用之無所等倫於其間哉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論謂考論其行藝之詳也論辨則材之優劣審矣
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而養
之以祿焉○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
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法謂貴賤皆刑於
市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也馬氏曰凡民之材
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姻之
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凡官材必先論之論
之者辨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視其材之所也論
之已辨然後使才任其事也才足以充其任則
則使士之為公卿大夫士之為百執事者皆以
大夫視其爵祿之高低則使士之為百執事者
位者視其爵祿之高低則使士之為百執事者
故曰材也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
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至位定然後材論進士之賢者
意謂以官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
之意謂以官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

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
國中之士與養萬民之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
士其法則致詳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法
則致畧故三年然後論辨之意則同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
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
示弗故生也

公家不畜刑人舊說以為商制以周官墨者守門
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圜髡者守積也唯其
所之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如虞書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

示弗故生不授之田不闕其乏示不故欲其生也
嚴陵方氏曰爵所以加有罪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陽
之所也朝者刑士之所加有罪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陽
會故言朝者刑士之所加有罪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陽
人君之所共棄上言非出於一人之言棄者互相備也凡此以見
謂之君之畜則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言棄者互相備也凡此以見
大謂小之畜則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言棄者互相備也凡此以見
塗刑弗與之別也至於士衆矣於一人之言棄者互相備也凡此以見
德刑者與之別也至於士衆矣於一人之言棄者互相備也凡此以見
聖人也此與制爵刑所以已討有罪人之心從也則天之意亦從故
皆曰可以殺與孟爵刑所以已討有罪人之心從也則天之意亦從故
勢足以養然士者其勢亦不足以畜之故屏之四方弗
與言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屏之四方弗
示弗生也然則好生者王亦從而棄之故屏之四方弗
者不足與有為也然則好生者王亦從而棄之故屏之四方弗
君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去凶人之言也雷霆也天豈能
淫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去凶人之言也雷霆也天豈能

日求天下之善惡者罪福之入君亦豈能一賞
罰天下之善惡者罪福之入君亦豈能一賞
於朝所以勸君子惡士之取其所共樂也刑人於市所以
懲小人衆之勸君子惡士之取其所共樂也刑人於市所以
衆人之會於市刑人於市所以勸君子惡士之取其所共樂也
公家及大夫士皆遠之惟其所懲之言流於人喜怒非
其家及大夫士皆遠之惟其所懲之言流於人喜怒非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五年一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
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

舜典曰五載一巡守周官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

巡守殷國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長樂陳氏曰
同之以禮也存煩省聘問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
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
小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
必以五年為節五為朝聘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
天地之義馬故其朝聘巡
守皆取數以五為節馬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泰山也宗尊也東
方之山莫高於此故祀以為東岳而稱岱宗也柴
本作柴今通用燔燎以祭天而告至也東方山川
之當祭者皆於此望而祀之遂接見東方之諸侯

問有百歲之人則即其家而見之以其年高故不
召見也

大音泰

賈音嫁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

好去聲其惡去聲

辟音僻

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大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錄而觀覽之則風俗
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供用者皆
出於市而價之貴賤則係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
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和辟
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

典禮掌禮之官也考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
 月正日也考校四時及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
 月有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使各當其節
 法律禮樂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
 有異異則非正矣故因巡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
 使皆同也嚴陵方氏曰天子稱職也故五年一巡而
省之巡守者巡守天子所守而巳蓋諸侯非天子之
土亦所以守者巡守天子所守而巳蓋諸侯非天子之
能詳故其修之宜數也者主東方而東巡守所以

順天時也五月必以仲月者以見巡守之禮無適而
不用中馬蓋五月八月十月十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而巳故宗廟之為東岳泰山而稱其名者為宗也其於
居則知南之為衡西岳之為華北之為恒矣其於東也
柴而望岳祀山川者即詩上達以言巡守告祭所趨也
以天所高故燔柴以言上達以言巡守告祭所趨也
之皆言所以告燔柴以言上達以言巡守告祭所趨也
者之見言也詩厚言志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所得失故命民大風師陳詩厚言志風風風風風風風
為言者蓋觀之師陳詩厚言志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者必言者蓋觀之師陳詩厚言志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則必不班曆無贏縮及其久也故巡守故也
有陰陽禮日馬蓋考之慮其久也故巡守故也
衣而巳有文禮日馬蓋考之慮其久也故巡守故也
子而巳有文禮日馬蓋考之慮其久也故巡守故也
所以正之故也觀諸侯延平周就見百告終言其後道者貴

禮記卷之...

賤之序也。就見百年者，所以訪時政之得失。既觀民風，然後時政之序也。然命市納賈，以觀其美惡。好非其所好，惡非其所惡。故志意好，則命典禮以考正之。考正於定為畧，其所終始者也。定於考為詳正於定為畧。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不舉者為不敬。山川地之望也，故削地焉。

絀音黠

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宗廟不順如絜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皆不孝也。

爵者祖宗所傳故絀爵焉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

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不從，違戾也。流者，竄之遠方。討者，聲罪致戮。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此章四君字皆謂國君。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應氏曰：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也。

嚴陵方氏曰：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為不敬，不順其昭穆之序者為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身。神祇者，自其無所屈言之神，皆謂之神。祇者，蓋諸侯之所謂神也。

別言之皆謂深之祗也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
可易而巳此淺之祗也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
而有為所輕重之別也流則於畔也而所為不
所以致其誅焉夫巡守之禮固所以同律禮制
法而致其誅焉夫巡守之禮固所以同律禮制
服正也則其變與樂華制度無則服者樂制
其君不為過哉○長樂陳氏曰度無則服者樂
孝則不仁矣於不從道與畔則不道矣而後
仁不孝未至也○進賢如故也而繼以地而後
不肖而後討也○怒而後賢如故也而繼以地而
詩巧言而後怒而後賢如故也而繼以地而後
曰就見百年之怒而後賢如故也而繼以地而後
之詩則國不考其瀆於民不胡化觀其慢於物
敢淫於所好考其瀆於民不胡化觀其慢於物
同其律不考其瀆於民不胡化觀其慢於物
祀則中不考其瀆於民不胡化觀其慢於物
悼於其下不考其瀆於民不胡化觀其慢於物
其功德中之不考其瀆於民不胡化觀其慢於物
大與德中之不考其瀆於民不胡化觀其慢於物
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民之怠於其修是十者邦之賞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
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

假于祖禴用特

假音格

假至也歸至京師即以特牛告至于祖禴之廟
方氏曰天子之出必造乎禴及其歸也必假于祖
禴出而造之必象也特牛之也告也歸也必假于祖
以象生時之必象也特牛之也告也歸也必假于祖
王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
此則巡守之不以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
為煩費可知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諸侯
將出宜乎社造乎禩

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為巡
守也諸侯則朝觀會同之出歟石林葉氏曰天子
類乎上帝諸侯則朝觀會同之出歟石林葉氏曰天子
造而告之禮有類于正祭也宜其義有稱于社也
造而告之禮有類于正祭也宜其義有稱于社也
祗近人而親也故言義以事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
禩尊卑之序也泰誓曰受命于文考類于上帝宜乎
禩後之序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

德以尊干天子

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者稽考而是正之
使無違僭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枉也一德
無二心也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祝昌六反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
則以鼗將之

祝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
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
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

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疏曰祝節一曲之始其
事實故以將諸侯之命數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
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鈇坐斫刀也鉞斧也

子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

圭瓚璋瓚皆酌鬯酒之爵以大圭為瓚之柄者曰
圭瓚釀秬鬯為酒芬香條鬯於上下故曰鬯祭酒

灌地降神必用鬯故未賜圭瓚則求鬯於天子賜
圭瓚然後得自為也馬氏曰春秋夏宗禮與刑觀冬遇
之謀出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巳所謂一德者使之
同與殺先王之器以諸侯致必討凡此皆所以尊
子征者蓋天討無殺有威而所侯則矢之鈇鉞皆
所伐者蓋天討無殺有威而所侯則矢之鈇鉞皆
征諸侯對殺則無殺有威而所侯則矢之鈇鉞皆
已征諸侯對殺則無殺有威而所侯則矢之鈇鉞皆
重征諸侯對殺則無殺有威而所侯則矢之鈇鉞皆
亦征諸侯對殺則無殺有威而所侯則矢之鈇鉞皆
也孔子曰記曰有罪莫重於鈇鉞則為不則為
子未賜圭瓚則侯敬資所不敢也雖然宗廟之禮
不可廢未賜圭瓚則侯敬資所不敢也雖然宗廟之禮
而巳○嚴陵方氏曰刑考天子之禮而考天子之禮
也樂自刑者正天子之刑考天子之禮而考天子之禮
矣禮樂自刑者正天子之刑考天子之禮而考天子之禮
故能以德征於近者以天子之禮而考天子之禮
利以能禮自刑者正天子之刑考天子之禮而考天子之禮
得專征殺者以制於近者以天子之禮而考天子之禮

禮記卷之八

殺鬯即秬鬯也秬黍一稔二米和氣鬯焉故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疏曰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為郊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此小學大

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說文云類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舊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臨川吳氏曰天下王制無所謂命之日無教學不可一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德所以命也然教不可不資之禮乎曰立諸侯矣未有不命也然教不可不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教而後立矣○嚴陵方氏曰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教而後立矣則以見小學之左則以命之見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若洒掃應對之處類則小學之道

也若致知格物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
生而進大學之道已成而進者宜養之
於內已成而定者以此為制也
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為制也

禡馬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禡
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禡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
其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獲罪人而反則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告訊馘焉訊
謂其魁首當訊問者馘所截彼人之左耳告者告

其多寡之數也

長樂陳氏曰造乎禡則造于祖可知受
命于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禡先後之次受
命于學成尊卑之次以學問其首馘者截其耳釋奠
於其文德之地告以學成者文德之功以明用武以
威其德而已此僖公所以武之類馘而國人以文任
武也

乾音于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一為
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
田獵皆是為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以為祭祀
之豆實也○疏曰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義也田長樂陳氏曰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謂之也田與喪蒐者無事也時則異夫好祭田八神皆謂之也田必於三禮無事也時則異夫好祭田八神皆謂之也田必於三禮無事也時則異夫好祭田八神皆謂之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

書曰暴殄天物合圍四面圍之也掩群者掩襲而舉群取之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綏旌旗之屬也下偃仆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於田

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馬氏曰自天子不合圖至也天子勢足以合圖故曰不合圖諸侯勢足以掩群故曰不掩群此非特田之仁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

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

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殀於表反 天鳥老反 覆房六反

麝音迷

梁絕水取魚者周禮註云水堰也堰水為關空以苟承其空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言鳩化為鷹必仲秋也罝羅皆捕鳥之網麝獸子之通稱殀斷殺之也天禽獸之稚者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禮和禮順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時聖人贊之以禮和禮順德萬物則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和禮順德地生萬物則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和禮順德性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順於於上而心則動用之違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順於於上而心則動用之焉乃能嗣天也以仁而使萬物遂其生而材無不取用之各有其時則物得以曲遂其生而材無不取矣嚴陵氏曰獺祭魚以禮節其欲而德罔不取蓋季秋之月也魚陰陽也獺祭魚而陽入澤梁者因以魚於是時候則易取焉物故獺祭魚而陽入澤梁者因陰中獸於是時候則易取焉物故獺祭魚而陽入澤梁者因

以為取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
月令於季秋之月言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則凡此
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考之周官則有不合特殷
之制異爾麋卯巳見曲禮士不取麋卯解然經言
秋宜饋麋又言非以見卯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
而已不覆巢者不特惡傷其孚乳而又惡其盡物
馬之利

秋弥小反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以三十年之通者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也蓋每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每年

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鄭註以九年言之蓋積三十年內閏月當一歲也一說二十七年則有九年之餘言三十者舉成數耳

伪音靴

祭用數之伪

鄭註以伪為十一疏以為分散之名大槩是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

事喪用三年之飭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
 屬紼於輜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
 越喪紼而往也喪三年而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
 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金華邵氏曰
 用不為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文守常而不知
 變者故為法也必於歲之用地則小大穀皆入豐
 其所入而為之所出也九又蓄然後計之見之耗以
 三為用度之法如豐不使有餘之使足數
 以有定法哉如旱其民不使至於流離饑餓不能
 嘗有凶荒水旱其民不使至於流離饑餓不能
 窮而凶荒水旱其民不使至於流離饑餓不能
 用經之抑亦送死之禮尤所不當畧乎
 年之飭抑亦送死之禮尤所不當畧乎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

凶年不儉

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
 以美沒禮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則是以歲有豐
 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
 牲孔子之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

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飢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殺牲盛饌曰舉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又云大荒則不舉者蓋偶值凶年雖有備亦當貶損耳馬曰禮之薄厚與年之豐下則謂之加於外則謂之奢凶年則用凶年之豐則謂之加於外則謂之奢無九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猶所以為國者以無九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猶所以為國者以無九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猶所以為國者以

十年為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雖有凶旱水溢此天之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食日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歟孔子引

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
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
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
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為
正長樂劉氏曰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
及於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固有大夫士之
事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猶冀其復生也
庶人殯也猶在侯已而殯之豈得已哉若夫葬
朝歲諸侯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
也或會於練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
之內畢至者謂此也於其月而葬所極四海之
也諸侯葬之必五月者相為賓也同盟之諸侯
雖非同盟而葬其舅甥姑姊妹之邦也大夫士
事具其誠盡矣

縣音玄封音寔

為去聲

庶人縣封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

事
此言庶人之禮庶人無碑綵縣繩下棺故云縣寔
也不封不為丘壟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
人則終喪無二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用死者之爵
祭用生者之祿與此意同

支子不祭

說見曲禮長樂陳氏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
以其不可奪親也魯葬以定公與敬嬴以雨不克葬
而春秋譏之則不為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天子
崩而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以特庶
人而巳必以庶人為言以其葬具之生者備易以雨
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諸侯從生者而有所
謂從死者故父為士子為大夫諸侯其尸服則以所
士庶子為大夫則祭而有牲祭於宗子之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

庶人祭於寢

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士一
廟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
路寢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
祭先於寢也采子曰昭之為言明明也以其南面而
以空言曉也今且假也曰昭之為言明明也以其南
建其制則孫是也蓋太為都宮大祖在公宮之東南
矣以其制則孫是也蓋太為都宮大祖在公宮之東南
穆之北廟而南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而南世之君
昭之北廟而南世之君居之昭之北廟而南世之君
之廟百世不遷自餘門室之穆之北廟而南世之君
而一廟百世不遷自餘門室之穆之北廟而南世之君
主而謂之北廟也凡廟主在室中皆東向及其夾
室而謂之北廟也凡廟主在室中皆東向及其夾

禮記大全

王制五卷

廿二

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毀之而主會於一室然
 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陳毀未毀之則主會於一室然
 無在特設其位於祖未之西禰之意或如穆之則主會於一室然
 而東也與曰然則西禰之意或如穆之則主會於一室然
 廟有之道易於耳非也改塗可也何者曰春秋將納新主
 示其所加耳非也改塗可也何者曰春秋將納新主
 宗制若何耳非也改塗可也何者曰春秋將納新主
 記其詳不毀與祖親廟四謂周文祖始有之說也命而漢儒
 三廟又已毀與祖親廟四謂周文祖始有之說也命而漢儒
 三廟又已毀與祖親廟四謂周文祖始有之說也命而漢儒
 諸侯之說也無其數者不文然其宗之說也命而漢儒
 天侯之說也無其數者不文然其宗之說也命而漢儒
 居下之時廟也無其數者不文然其宗之說也命而漢儒
 猶為之廟也無其數者不文然其宗之說也命而漢儒
 王時至五廟也無其數者不文然其宗之說也命而漢儒
 王時至五廟也無其數者不文然其宗之說也命而漢儒
 且親盡當禘而禘以有藏功於太廟別立一廟於西
 王時至五廟也無其數者不文然其宗之說也命而漢儒

有卑也昭右而交晉始武以矣矣蓋不世昭羣其穆之裕
 以故宗是為三錯應禘而謂必者世世也昭而為列故乎昭廟
 不五廟則卑世彼韓此為已文以禘則則則常四穆則謂此之室中
 失廟之右矣穆此為已文以禘則則則常四穆則謂此之室中
 其同制反今四若武然王班則則則常四穆則謂此之室中
 序為但為乃世是之而為尸穆必者世世昭為曰為昭皆乎中
 一都以尊三昭之穆春穆以不遷遷穆昭常五世之後為二穆其
 世宮左而世而紛五紛雖傳成孫遷穆之之北北穆昭二穆其
 自則右左穆五紛雖傳成孫遷穆之之北北穆昭二穆其
 為昭為反而四穆曰既管稱子者北北穆昭二穆其
 一常昭為四穆曰既管稱子者北北穆昭二穆其
 廟在穆卑世則廟固之而郈王則則則七六家而世之六之祭
 則左而也昭固之而郈王則則則七六家而世之六之祭
 昭穆不而五當始猶霍為昭亦者禘昭有為既位謂南而而
 不常以可世以立不為昭亦者禘昭有為既位謂南而而
 見在昭乎穆曰而為二也之則為動之之明穆禘則北穆者向最
 穆右穆曰而為二也之則為動之之明穆禘則北穆者向最
 穆而為不六尊世豈昭自序此南南文乎則北穆者向最
 不外尊然世而昭其其若所廟廟矣曰三為蓋取群尊

而謂之文世室於成王遷昭王而亦以爲六廟矣
至共立一廟於東北謂之世室後世於此廟藏文昭
別而爲七廟藏於世室後世於此廟藏文昭
室昭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而後世於此廟藏文昭
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而後世於此廟藏文昭
穆文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而後世於此廟藏文昭
立昭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而後世於此廟藏文昭
三昭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而後世於此廟藏文昭
說孰爲是曰此爲少穆之說者多耳然則諸儒與劉歆
也然則爲是曰此爲少穆之說者多耳然則諸儒與劉歆
而殺其二大夫然其士代之制柰何曰然則諸儒與劉歆
廟則視其大夫然其士代之制柰何曰然則諸儒與劉歆
其二然其大夫然其士代之制柰何曰然則諸儒與劉歆
降殺以兩門其室寢之官猶大夫也則諸儒與劉歆
藻稅復廟重檐有諸侯固有所不降也曰然則諸儒與劉歆
又不可得爲矣曷其爲制而不得降哉獨門之爲倉楹之斷
後父名於宮則其生也異宮不降而殺耳蓋由命士不以
得上事皆異宮生也異宮不降而殺耳蓋由命士不以
陳氏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長樂

廟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而祭之時禮于六
宗與藝祖而七以商書亦曰王之於死者常以待之觀德則
由士而工則祭而異宮死則爲之立廟庶人則生非
於寢而巳祭

初音藥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杓以
禘爲殷祭○疏曰杓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
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
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

鄭疑為夏殷祭名者以其與周不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

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也○周官制度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獨祭法加為七左傳家語以為重該脩熙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然則所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各有所主也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太宗伯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辨矣愚意鄭氏已臆說祭法之言亦未可深信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域之最大者始抑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大者而天子祭天地社稷者則有社稷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

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山川是也古之為祀典有取於民也蓋天子及乎大夫者其報功於民而祭之名山大川諸侯君天下而其報者寡故祭之名山大川地者國則一鬼神之主則一家鬼神之屬焉諸守一國則一鬼神之主則一家鬼神之屬焉神屬焉看來為天下者這一天神明是甚麼大如何許多山川變怪

天子牲禘祫嘗且烝

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禘則特祭者各於

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石梁王氏曰特禘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祫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而禘則特也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石梁王氏曰諸侯歲朝為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

諸侯禘牲禘一牲一祫嘗祫烝祫

牲約約牲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禘嘗禘烝與嘗禘
烝禘亦然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禘一牲一禘而
已言夏祭之禘今歲牲則來歲禘禘之明年又牲
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禘也○石梁王氏曰物稍
成未若大成其成亦未可必故夏禘之時可禘可
牲不可嘗也秋冬物成可必故此二時必可禘故
不云牲而云嘗禘烝禘此一節專為禘祭發也○
愚按此章先儒以為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
也今以為四時常祭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名
而後禘專為大祭歟又周官制度云先王制禮必
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禘五年之

內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繁則外心而貴
味故宗廟之牛角握繭栗則非禮用握非心握也以
繭栗也以其過於繭栗則非禮用握非心握也以
其過於握則非禮至
於角尺亦若是而已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大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烹牛羊豕必為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
所以無故不殺也珍之名物見內則庶人無故亦
以非冠昏之禮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為庶羞也此

三者皆言薄於奉已厚於事神也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此一節舊在庶人者老不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移在此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

藉子夜反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以助

禘象象又云王制之言禘非三年之制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孟月也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田牢也太牢具牛羊豕馬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如繭如栗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為膚四指也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

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薦以時而巳祭則備庶物焉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祭以共之也大夫無田且祭而無田者謂諸侯之大祭於寢其禮畧而易備故且通而人得祭於寢者祭亦謂之禮畧而祭也非之性温則陽類也故以配於卵陰物可謂之祭也黍皆陰物也方之穀亦陽類也故以配於魚與豚皆陰物也南稻為西方之穀也故以配於鴈與豚皆陽物也故動植物之陽亦使勝陽不勝陽而已

耕公田而不取其稅田之稅

市廛而不稅

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

關譏而不征

關之設但主於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其往來貨物之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山澤采取之物其入也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即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

不禁所以寬萬民
夫音扶

夫圭田無征

圭田者祿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厚賢也
曰圭者潔白之義也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
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然王制言大夫士
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曰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無田則薦以
此知賜圭田亦似有功德則賜圭瓚耳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

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
不拘此制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
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得以檀與故爭墓地者墓大
夫聽其訟焉長樂陳氏曰起一
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千畝不舉先王知
官豐年旬用三日中非周制也田里無年旬用一
則歲不可過三日云者大夫之制也掌田里以請
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送死用民力
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仁事在於
義也不請義也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

粥音育

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

度待洛反

沮將慮反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書曰司空掌邦土執度度地量地遠近蓋定邑井城郭廬舍之區域也山川沮澤有燥濕寒暖之不暖之宜也興事任力亦謂公家力役之征也○方氏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鐘曰澤

食音嗣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長樂陳氏曰居民山川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空掌邦土居民者蓋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也後造事則居民者則不正事之始也夫力出於下食出於上造事則益不足以其力此所謂舉其中也任以老者食者之壯者所食地之稍寬其力可豐其食此所謂舉其中也厚也周官之壯者之法上地之稍寬其力可豐其食此所謂舉其中也七人與食壯者之意家雖七人而以其家準為可任與任老壯者之意家雖七人而以其家準為澤以異地則四時所至之意不嚴陵方氏曰山川故事繼以異地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力焉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去聲

和去聲

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
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
南多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
地之所宜而為之備如氈裘可以備寒絺綌可以

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
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
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
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強之使同哉惟脩
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所謂
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也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
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濕之殊俗則有廣谷大
川之異材則有剛柔遲速之不一至於口味之於
器之於用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其味此五
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其味此五
之常也其曰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其味此五
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其言曰異制者因氣械先王
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制者因氣械先王
所禁其曰異宜者因衣服先王之制者因氣械先王
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
其俗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

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
 脩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
 唯齊其政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
 宜毛物其植也○石林葉氏曰澤其動物宜山林其動物
 物宜膏物也○石林葉氏曰澤其動物宜山林其動物
 廣谷大川天地之異此所以食味器其教則生有豐瘠長短
 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食味器其教則生有豐瘠長短
 輕重遲速者必同此所以食味器其教則生有豐瘠長短
 便於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食味器其教則生有豐瘠長短
 謂教者其屬有別具於天而自然也父子有親兄弟有信
 賓客有禮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乎人所必使然故曰脩其教然後使然也所謂政者其屬有
 入所用以相養也故曰脩其教然後使然也所謂政者其屬有
 齊其物之法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馮氏曰五方之民以氣稟之不齊兼習俗之異上

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
 推移焉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而已矣鄭氏亦曰
 地氣使之然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
 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
 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
 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用青涅之交趾足拇指

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俗雖不同亦皆隨地以資其生無不足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

鞮音低

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方氏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之異於此象言能做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則通謂之譯也○劉氏曰此四者皆主通遠人言語之官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做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逃也鞮戎狄履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而通之周官鞮履氏亦以通其聲歌而以舞者所履

為名譯釋也猶言騰也謂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
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嚴陵方氏曰夷
蠻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剛飲以勇於題曰味
於身曰文互言之矣安若所居異俗是矣和味
若五味異和是矣宜服若利之服用謂居山不
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為禮是之○馬氏曰性受
驚為禮則同而中國戎夷有若天地之降者抑
於天則然也東者陽氣之發所積地
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發所積地
蓋陽之氣熱有所積陰火食者而西者陰氣之
北者陰氣之熱有所積陰火食者而西者陰氣之
不粒食者矣志欲與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有
達其志通其欲必在言語之際故古者有志欲
語之官謂之寄象鞅鞅度待洛反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
居必參相得也度待洛反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
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
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
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樂

音洛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
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此
篇自分田制祿命官論材朝聘巡守行賞罰設國

學為田漁制國用廣儲蓄脩葬祭定賦役安邇人
 來遠人使中國五方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
 是王道之始也至此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然
 後立鄉學以教民而與其賢能下文司徒脩六禮
 以下至庶人耆老不徒食皆化民成俗之事是王
 道之成也後段自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以下至
 篇終是王制傳文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居之
 制邑以養之也必參相然後樂後陳氏曰先王之
 親親上親以長之也良心上由養其長心而不至
 親親上親以長之也良心上由養其長心而不至
 親親上親以長之也良心上由養其長心而不至
 嚴陵方氏曰道猶合升斗斛五量之度所以知其
 其多或少猶分寸尺丈引五短足所以知其所以
 短故多少足所以知其所以

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
 於制邑非民之地曰量於所居之民非地也曰度然邑制之
 容莫非民之地曰量於所居之民非地也曰度然邑制之
 可不言矣兩之為並三之莫非地也曰度然邑制之
 少遺力曠言虛而無墾闢之地無遺利而無游民長短
 無遺力曠言虛而無墾闢之地無遺利而無游民長短
 居民之道亦節則虛而無墾闢之地無遺利而無游民
 居民之道亦節則虛而無墾闢之地無遺利而無游民
 居則為樂事則亦節則虛而無墾闢之地無遺利而無游民
 於君則為樂事則亦節則虛而無墾闢之地無遺利而無游民
 勤功尊君上者有遜志則教者不可一日廢此後待樂事
 之可致其親上者有遜志則教者不可一日廢此後待樂事
 無哉然制作者亦必此之意也
 功成之後制作者亦必此之意也

卷之五

五帝五卷

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俗無不同矣乎嚴陵方氏曰禮惡以不脩教惡乎隱則七教以其可以不壞則六禮以其可以節之則易以廢故民七教以與節民德政所以正之其所以差忒乎則入政在平則道一德乎所以所使同無過行故曰防淫愛親之德所以齊人所以同無過行故曰防淫愛親之德所以齊人所使同無過行故曰防淫愛親之德所以齊異習故曰同俗養者老則推愛親之德所以齊恤孤獨則損有餘養之心無所不及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則損有餘養之心無所不及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孤獨在在所恤則鰥寡固可知矣賢者難於無子曰孤獨在在所恤則鰥寡固可知矣賢者難於

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後

士與執事焉

典音預

此下言簡不肖以紕惡之事鄉畿內六鄉也在遠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光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

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
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

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
之方庶幾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屏音丙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
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
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石林
氏
曰古者輕進人以為善重絕人以為惡一鄉以
教則无往而不為也善猶不知朝于庠習之射
以教之无鄉遂終悔於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
右移之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所以
絕其行為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所以
酒以行禮則曰禮而曰齒也蓋中多者曰功以
以勝不勝則曰禮而曰齒也蓋中多者曰功以
坐而勿者立以聽後則為齒者為上齒其功
則人知之為禮此賢者所以勤於為善而不肯
尊卑之為禮此賢者所以勤於為善而不肯
惡為卑之為禮此賢者所以勤於為善而不肯

選去声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禮記卷之九

四七

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此言上賢崇德之事。○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之穎出曰秀。大司徒命卿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

司徒曰造士

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嚴陵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而可用升之司徒曰造。造者成也。言造士則出於一鄉之士以秀皆在所以其故也。秀而為選士有選士之造者。造者不征於司徒。此造者別也。不征者所以優賢者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

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
與諸侯而下則庶子在學之教者隆殺之別也選士方
升於司徒亦得與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彼特
也則與帥之而執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彼特
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之大莫先乎孝
弟故入學者必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善皆
以故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
得是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
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
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

曰寄終身不齒

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
胥皆樂官之屬鄭注以棘為焚又以焚訓偏焚本
西戎地名愚謂不若讀如本字急也欲其遷善之
速也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身
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蓋國子皆
世族之親與庶人踈賤者異故親親而有望焉○
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
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治
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常

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教化而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顯於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任音士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後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

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
 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
 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嚴
 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
 秀以告于王而升其諸司馬則使將臨政則以
 於政官之長也其材將使之臨政則以故進
 於王所故以進也其材將使之臨政則以故進
 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辨論官材者將使
 賢否之理也秀特有一才而官之辨論官材者將使
 之別何也秀特有一才而官之辨論官材者將使
 爵若或食九人馬食八人所謂官若公卿之稱此
 所必貴之祿爵所富也人所謂官若公卿之稱此
 官之必貴之祿爵所富也人所謂官若公卿之稱此
 祿之其序如此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
 悖常亂俗生則擯弃死則貶降嚴陵方氏曰廢其
 而不能與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於
 其治而與其生而於其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
 與民同耳猶以上禮葬之於其死也夫終身不仕則
 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大夫之位
 以該之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師旅之役也○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
 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
 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才
 是聯事而通之也
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
 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

之用人非有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
 而無不能也又况司馬掌教典則其所辨論官材
 者豈特文而已司馬所以混為一途也其所教習者豈特
 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為一途也○李氏曰司徒
 教士則使司馬無倫其材故出軍之為比長卿大夫
 伍長軍將司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
 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黨州鄉伍兩卒兩軍帥其
 事

羸力果反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

射御之技四方惟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
 以擻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

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不貳事則所業彌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
 長以技名者賤為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為士
 者齒列然必出鄉乃爾者於其本鄉有族人親戚
 之為士者或不忍卑之故也嚴陵方氏曰莊子曰
 凡執技者不足以外也論之則特論其力而已適四
 方謂有故而之勝於射御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也決射御則勝於射御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技不止於射御而勝於射御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其力故也於射御而勝於射御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類祝史皆事神若周官大祝之類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其執書以事神若周官大祝之類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矢參連之類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之類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也此其所宣手足力
 以其足以與事故謂之工馬凡此者蓋執技之名

禮記卷之六 玉制 五卷 五三

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不與事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而後不與齒者以卿黨尚齒。故也。與延平周氏曰先王不責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有司而食於止。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為。始。終而於未嘗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此則以射御為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揚乎此。則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此。上。之。人。所。以。於。仁。也。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以。於。仁。也。不。能。依。之。而。止。不。與。士。齒。所。能。也。上。之。人。所。以。於。仁。也。不。能。依。之。而。止。如。此。此。人。所。以。貴。其。為。士。也。古。之。於。卿。大。夫。為。家。臣。辟。婢。亦。反。刺。音。次。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
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

成之

比音俾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其有父子
之親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君臣之義也推類
可以通其餘顧所以權之何如耳父子君臣人倫
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亦承上文天倫之意所犯
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槩議也故別之
所謂權也明視聰聽而察之於詞色之間忠愛惻
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況猶
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廣詢之衆見焉衆
人共謂可疑則宥之矣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

卷之六

下

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嚴陵
 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
 曰立於敬而法已於愛而法經於敬則刑有所不
 敢及於一若如義有所不立者特從法之權而亂
 之馬行深事者其量也而無倫乎各在事者其
 亦原其情者而已情測以意生乎有或已事不可
 有惑無所論故曰慎論以意生乎有或已事不可
 非是用誠不可論故曰慎論以意生乎有或已事不可
 若其聰則所聽者淺深各得其辨矣則故曰以別
 是則忠則不聽者無遺矣其明則不忍者無遺矣
 致其忠則不聽者無遺矣其明則不忍者無遺矣
 愛之則有同信於刑之至矣乎故曰以疑則盡之
 衆疑赦之則信於刑之至矣乎故曰以疑則盡之
 則大辟則比者又於大辟以備成獄之察其罪也
 刑下比於小辟以成其序則獄首之言不可不辨
 用刑非以為常也然事情不可不以不辨故繼言以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
 羣臣次問之羣吏又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重也
 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
 矣於是附有赦焉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
 出之則宥罪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
 石林葉氏曰司冠則所言者刑禁而以治冠為主刑
 有典而或失其司冠則所言者刑禁而以治冠為主刑
 言明訟不決其於刑則圍則為一獄以曲直言於公則
 為訟訊其可殺者刑則圍則為一獄以曲直言於公則
 可也再訊其羣吏欲其刑則圍則為一獄以曲直言於公則
 人可也再訊其羣吏欲其刑則圍則為一獄以曲直言於公則
 善情有也至其罪有欲其刑則圍則為一獄以曲直言於公則
 所以勸其改過而巳矣

論音倫

制斷也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
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
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
而刑當其罪矣嚴陵方氏曰五刑不簡然後正乎
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為序者亦先
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為序者亦先
輕以明之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
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
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
泥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

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
盡之則獄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
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
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命然後制刑
成獄詞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
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聽察也棘木外朝之卿
位也又當作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

罪也自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宥而後
 有司行刑者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
 也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
 獄辭始於史者以掌官書故史得正之聽也特於
 而巳至於大司寇之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
 刑官之屬又成矣故司寇特以刑官之於命三公
 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辭又成矣三公參聽
 於王之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公參聽
 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公參
 制刑也君子之盡心尤見於此

凡作刑罰輕無赦

馮氏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
 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况於重者乎

故君子不容不盡心焉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疏曰例是刑體○馬氏曰刑之所以為刑者猶人
 之有例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
 以為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
 子盡心焉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
 焉者也長樂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
 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
 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于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

行去聲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類書云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所行雖偽而堅不可攻所言雖偽而辨不可屈如白馬非馬之類所學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順非文過也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衆皆疑其為是也至於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於見聞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誓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延平周氏曰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盡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金乎

有圭璧命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之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矣

中夫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法用器人生日用之大器也數升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儉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
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
而使風俗之同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劉氏曰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
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衆而獲者寡
矣故令司關者執禁戒之令以譏察之見異服則

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異見故直曰禁言語難
知故必曰識關境上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其
中矣司徒之屬有司門司關者皆其職之大略也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
其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
至於禽獸魚鱉皆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德
道以出入而禁其所禁於市故衣服不合於一則
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見於用則易知而道禁異言
識異言異服故曰識先於用則道正法而同俗明
後審之故所以識先於用則道正法而同俗明刑以
異服者殺其未然凡此皆治民之法而其言動奉諱
所不犯其後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者亦以
禁者所以治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惡去声

周官太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則豫執簡
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
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齋戒以
受其所教詔諫猶教詔也不言大宗伯者體貌尊
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即周
也奉諱惡即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
之於太史者以史為太史之佐故得以此兼之簡
記謂簡冊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此奉言奉之
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故以典禮言之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及王與冢宰
齊置等事故歲之將終也質平其一歲之計要於

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而齊戒以受其質
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

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市司市也周官司市下大夫二人司會所質冢宰
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
於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

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而為之質於天子天子與六卿受而平斷畢則還報其平於下故百官齊戒以受上之平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六官獨不言大宗伯者宗伯禮樂事行則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用當質正之爾然雖不言宗伯而先言大史典禮於前則其尊重禮樂之意可見矣已上並劉氏說○石梁王氏曰太史典禮

以下至制國用此一節與周制異與夏殷無考
方氏曰齊以齊其內制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
古之臣而巳故君之將有為也必於歲終之質於上受之
致其謹而巳故君之將有為也必於歲終之質於上受之
一歲之內所諫所質多矣必於歲終之質於上受之
易之何哉蓋今歲於是在乎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宣
司會之職慎乎則齊戒以受之不可不為也
天子所成之績故也宰馬宰齊戒受質者所謂過矣
會之成降於冢宰受質者所謂過矣
官雖非冢宰則冢宰受質者所謂過矣
其成質於天子之屬然以會而正司馬大司馬故以
司空齊戒於天子之屬然以會而正司馬大司馬故以
掌邦教敷五典者是也蓋各以類受術也四大司馬
故樂正之質則誥嘉懋刑暴亂焉故司寇政之統六師
也而司寇則誥嘉懋刑暴亂焉故司寇政之統六師

於君曰上下為宜也故其
文王更在服四方定年終
野之舉乎宋子曰詩中
勢載武王功却少
黃如武王功却少
勢載武王功却少

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為
飾之禁在司空受商賈在工者各十有司市則掌為
官之屬以司其職卑而不取專達其類乎百官蓋然
後其成於夏於秋於冬於春於夏於秋於冬於春於夏
春長於夏於秋於冬於春於夏於秋於冬於春於夏於
時也帝出於夏於秋於冬於春於夏於秋於冬於春於
終固可勞之乎震也見乎離於冬於春於夏於秋於冬
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為氣既衰乎坎則固可休之
而休其稼穡亦已勤矣是為氣既衰乎坎則固可休之
蓋先王所以休之也天時而為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之
則所出也以前今歲之量入以制國用者則歲事存乎
制國用也曰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歲事曰成於
制也

凡養老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

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
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
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謂春入學含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
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有虞氏以燕禮

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
牲用狗其禮亦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也
夏后氏以饗禮
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

夏后氏以饗禮

於諸侯

鄉之學也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

人受

人君有命人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人為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

則亦必然矣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力政而六十年之養於國而彌敬故五十年之養於鄉而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積外饗掌割烹以至於羅氏共羽之物酒正共酒人稿人共食其禮之備具如此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仁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老先王待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

五十異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游可也

糗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

禮記卷之六十五

闕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
恒有度闕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
遊之處而為之備具可也嚴陵方氏曰粳則地產
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
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巳珍用八物則為貴
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膳可知重其禮之隆殺也
不必貳貳者不知必常言之輕而已於寢則亦離
八十而下飲食或度於遊固不從馬故必九十然
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

八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

唯絞給衾冒死而后制

絞音文給其鳩反

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為送終之備也歲制
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

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
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脩
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
者也給單被也絞與給皆用十五升布為之凡衾
皆五幅士小歛緇衾頽裏大歛則二衾冒所以韜
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
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于手士緇冒頽殺象生
時玄衣纁裳也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
馬氏曰自五十異糗而下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
歲制而下此送死之禮也人自五至十於上其氣
始衰食不可不親養之故異糧自五十而事親之
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至膳飲
必從人之遊也六有始必終有死之禮不以此然
理也人之至六有始必終有死之禮不以此然

禮記卷之五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
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
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夫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

珍從

從去声

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寸者不得執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

之者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
養之義也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
十為始衰則盛極矣以盛之極宜有以趨於衰而
得氏曰衰則以大衰之極宜有以趨於衰而
馬氏曰衰則以大衰之極宜有以趨於衰而
亡也始衰離於壯有嬰兒之宜無所不至故也
王也始衰離於壯有嬰兒之宜無所不至故也
而七十則可以食肉矣○矣民者蓋五畝之畜無失其時
而六七十則可以食肉矣○矣民者蓋五畝之畜無失其時
可偏廢也八則十與之杖○矣民者蓋五畝之畜無失其時
貴也九則十與之杖○矣民者蓋五畝之畜無失其時
而巳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面可也
問之何歟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視朝者謂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

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於朝者所以處子孫而至於九則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於貪污者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

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

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武不能畫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終息此經是已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五十而爵命為大夫也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之事惟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

衰音催

親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
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
也唯衰麻為喪則與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
此齊喪之事猶及也
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嚴方氏曰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也周曰膠又亦宜乎皆學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校周曰膠又序也庠者射也射以正也為事人道也故虞曰序者射也射所以致其文也故周曰膠也延平周氏曰上庠者所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方言之也右

學左學以位言之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皇收母皆冠冕之名然制度詳悉則不可考矣深衣白布表也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即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其冠則玄冠而緇帶素鞶白鳥也

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

縞生絹亦名素此縞衣則謂白布深衣也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衣亦朝服也緇衣素裳十五升布為之六入為玄七入為緇故緇衣亦名玄衣也又按夏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則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凡諸侯朝服即天子燕服而諸侯之行燕禮亦此服也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以推尊尊之義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蓋衣在體有親親之義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冠言仁故也馬氏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明親親之而年之貴乎冕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為先皇與收母與冕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為先衣身所衣之服也故虞則十有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冠則知其有衣故虞則十有二章周則九章推此

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也章甫殷道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
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

期不從政

音暮

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舊說將徙於諸侯者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自諸侯來徙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其新徙當復除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一說謂從大夫家出任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未知孰是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得廢疾者有所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

以盡其衰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之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

矜音鯨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

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左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無妻者亦可言寡也

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嚴陵方氏

人雖欲有所起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

是數皆宜有常餼固所宜矣

瘖音暗跛披我反躄音壁斷音斷

食音嗣

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躄者兩足

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者也百工衆

雜技藝也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

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

之疏引國語威施植鑄等六者為證嚴陵方氏曰

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士聾者以之

司火則者以之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士聾者以之

攻金扶廬以之陶者治植匠者食之治木也荀子曰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

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極才而人各得

其養在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子婦人同出一塗者則男子常由婦人之右
婦人常由男子之左為遠別也嚴陵方氏曰道路
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深宮固門而巳右有方
而左無為故其所由如此道路既曰中又曰右皆
也蓋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
適當馬唯中乃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
可以言央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兄之齒謂其人年與父等或與兄等也隨
行隨其後也鴈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
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

輕任并重在分斑白者不提挈

并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

君子老且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
○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
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
家無徒食之老人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不
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
於道之教著於道不相踰禮義之齒鴈行兄弟之
住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矣班白不提挈
孝友之行著於道矣君子小人故君子耆老不徒
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

而養老也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天是一頃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

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

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乃九百萬畝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應氏曰自此至篇末皆覆解篇首及中間井田封建地里之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

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
 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
 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
 不盡恒山

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遥○應氏曰此獨
 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
 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

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
 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
 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
 中國以事外也禹貢東漸西被朔南咸暨特聲教
 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
 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
 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廓宮室塗巷三
 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斷音短
 去上声

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
 方三千里三三為九為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
 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
 億畝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
 云一萬億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是共
 為八十一萬億畝先儒以萬二字為衍非也此並
 疏義然愚按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
 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嚴陵
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
木所積曰林林所附曰麓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

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
 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
 步四尺二寸二分

疏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
 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
 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
 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
 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
 每步剩百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

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
 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文不相應經文錯亂
 不可用也○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
 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四寸二分是
 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
 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
 寸六分千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
 相應里亦倣此推之○方氏曰東田者即詩言南
 東其畝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
 廬在其西而向東○嚴氏說南東其畝云或南其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外八州每州各方千里是一
 百箇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封方百里者二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箇百里剩七十箇百里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

九方十里者四十

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百里

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剩六十箇十里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
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止剩四十箇
百里及六十箇十里於此地內封子男五十里之
國者百二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
里通三等封止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伯國
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是四十九箇十里○子男

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是二十五箇十里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
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
者歸之閒田

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為附庸之國及閒田嚴陵方
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巡狩之禮言有
功德於民者不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
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
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

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
 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
 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
 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倣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
 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食音嗣

此言大國之數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
 百六十人

次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三大夫祿故食二百一十六人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小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倍大夫祿故食百四十四人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降於天子所命也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至於君十卿祿者是也此特重釋之爾○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也則漸增而漸廣歟結由卿而下皆服乎君者則既各給之田以爲祿矣君祿之於衆也然必折其數以見其所養之極其厚則亦欲居人

以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之則必思其存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已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祿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者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聲為去

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即暫止頓於此齊潔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許慎云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地亦不能容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巡守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

先王使人爵人必取其有德有功者列國之君其子未得爵賜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量數制

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
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
教之害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
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
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
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
之則不使有僭儼詭異之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
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
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
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
只據大剛而言興學以上脩六禮以下其坦明者

亦可為後王之法也嚴陵方氏曰冠昏嘉禮也喪
禮也不徒及軍禮者六禮也
禮司徒教士以禮為首飲則軍禮固在
民政以飲食為首飲則軍禮固在
食有飲所食以養之必有事必有度其所異故
服有異別矣則必有度其所異故
馬有異別矣則必有度其所異故
容有度量矣則必有度其所異故
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禮記大全卷之五終

禮記大全卷之五終

豐信大全卷之五終

亦對男身地... 亦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對... 男... 身... 地... 亦... 何... 無... 王... 之... 出...



